

第二十屆五虎崗文學獎 小說組首獎

瀛苑副刊

「我叫黃敏雄，21歲」，敏雄反覆的唸著，像是一再確認自己的存在一樣。

事情是這樣開始的，起初幻覺真實得很，也小得很。敏雄幾乎可以感受到有某種東西的種子在他的體內落下，緩慢扎根，然後一點小綠苗就冒出來了，那是一種輕微卻又深刻的痛苦，比被蚊子叮咬了一口還其癢難耐。怎麼說呢？對了，就像異形那部電影一樣，他覺得寄生在自己體內的種子有一天會長成像大樹那樣雄偉的姿態，他的心臟慢慢的會盤根錯節起來，被某種寄生得更堅固。到時在他人皮底下的就再也不是他自己了，而是另一種身分。

敏雄突然恍神起來，他無法分辨，他現在領悟到的事實，到底是真相還是他腦中生產的幻覺呢？但是從那天起，大大小小的幻覺足以取代現實的一部份，吸納進來變成他的生活。

有一度他無法出門面對人群，只好趁著每天母親沒有起床之前，假裝已經出門上課。還好母親也不是標準的那種一大早起床為子女做早餐的媽媽，自從他父親死後，母親每天睡到中午起床整理一下家裡，傍晚直到半夜就到巷口的那家小吃店幫忙，雖然不是什麼豐厚的薪水，卻也不無小補，還好父親死後拿到了一筆保險理賠，這樣的經濟情況要維持孤兒寡母到敏雄大學畢業是沒有問題的，敏雄知道畢業後，家裡的生計就要他一肩扛起了，不免對畢業後的事情生出恐懼。

敏雄呆呆的縮在衣櫃裡想著，這陣子他覺得自己的精神狀況越來越沒辦法面對同學，連日常生活的問候招呼都沒辦法，這樣一久會怎樣呢，總不能每天都偽裝去上課而躲在自己房間的木質衣櫃裡吧。

想著想著就看到母親進來他的房間，原來已經下午了。他透過衣櫥的隙縫窺著他母親，倒是一清二楚的，房間裡的陽光也很充足。他看見母親在他的桌前坐下，拉開他的抽屜，翻出他的日記本，審慎的看了一些時候，又慎重的闔上了放回原處。然後又起身環顧他房間四周，將有抽屜的地方都一個一個打開了檢查過了，當然信件也沒漏掉。又從書櫃上抓了幾本書下來，翻看裡面的內容，然後又擺了回去。這樣整個翻弄了他的房間一遍，才心滿意足的離開了。

敏雄聽著母親的腳步聲，逐漸的遠去了，客廳傳來電視的聲音，他回想著剛剛，她母親窺著他，他在母親身後窺著母親，這不是形成一個圓嗎？那時他瞥見母親看著他信件臉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情，像是一個趾高氣昂的勝利者或是佔領者，他就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了：母親，你知道你其實是螳螂王嗎？以為捕到了蟬，其實這隻蟬因為幻覺的緣故變成了黃雀呢，正準備伺機而動的吃掉你喔！

原來母親的一天是由偷窺他開始的啊，他以前怎麼一直都不知道。看來不得不造假了，也要讓母親產生幻覺才公平。

傍晚了，母親去上班，敏雄從衣櫃裡出來。坐在客廳裡看著窗外的夕陽飄進來，帶著那麼一點落寞頹廢，整個人也因為被這樣的光束包圍，身心也逐漸萎縮起來。

這時電話響了。

「喂？」

「振生嗎？我是你國中同學沈朋宇，輾轉從別人那邊拿到你台北的電話，你這幾年過的還好嗎？」電話那頭傳來一個低沈的男聲。

「還好，只是父親在我考上大學那年過世了。」敏雄接著他的話，不知怎麼的沒有澄清自己的身分。

「你知道嗎？儘管隔了那麼多年，我還是常常想起國中時我們差點強暴那個女老師的那件事。」

敏雄突然覺得精神抖擻了起來，原來這是個有故事可聽的身分啊，含糊的應了沈朋宇的話，朋宇倒也沒發現什麼不對，就自顧自的說起來。大抵是把敏雄當成神父般的告解他的罪過，或者是他們的罪過。

他們的對話大意是這樣的。那年他和他因為默寫沒考好，被留下來罰背書，偌大的辦公室裡只有他們兩個男生和國文老師，那個國文老師剛從師專畢業來學校任教，非常年輕秀氣，班上有很多男生都很喜歡她。天色慢慢的轉成像水彩盒上過多色彩混雜的髒，沈悶的背書氣氛讓朋宇昏昏欲睡，正當這時，在一旁的振生突然將老師壓倒在桌上，還叫朋宇幫忙壓著老師的手腳，好方便他上下其手。朋宇一時慌了手腳，振生急促的命令著，又怕老師叫嚷，只好遵循著指示做，窗外的天色變成氣味，朋宇聞到彷彿臭水溝般的味道，也許是年輕男孩身上的汗臭味，或是一種腐壞的象徵。正當這時，辦公室外突然傳來由遠而近的脚步聲，兩個男生一時慌張，便放開了老師，逃出辦公室外，在深夜的學校走廊上奔跑時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沈朋宇說剛剛在辦公室背不起來的詩句全都記得了，他一邊跑著一邊背著：「月黑雁飛高，單于夜遁逃，欲將輕騎逐，大雪滿弓刀。」那晚月色斜斜的映照在他倆的身上，他看著奔跑在他前方黯淡的背影，越覺得那抹黑邪惡起來。自那晚起，那首詩他就牢牢的記得到現在，忘都忘不掉。

「噯。振生，你還記得那首詩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敏雄心裡不禁念了一遍這首詩，活脫脫就是那晚兩個男孩子的寫照，覺得真寫實。

敏雄掛上電話後，決定把這件事情寫在日記上。

開頭是這樣寫的：「我國中那年，強暴了我們班的國文老師。」

他想到明天母親會翻閱他的日記，他不禁寫得更起勁了。露骨的情色鏡頭，宛若真有其事那樣，藉著那樣色情的筆法，想像著自己挑起母親曖昧的慾望，母親一定會看得臉紅心跳吧。

最後是這樣結尾的：「我想我會強暴那個老師，一定是她長得跟母親有幾分相像的原因。」

自此以後，敏雄就常常和朋宇通電話，朋宇打來的時間大多都在傍晚，他的人生也因為這通電話正式分裂成敏雄和振生，他們兩個像麻花辮一樣緊緊糾結在一起，本來只是幻覺有一個人住在身體內，後來敏雄就真的變成振生。

朋宇還是不斷的在講記憶中的振生給他聽，讓編織的辮子粗壯起來，有時朋宇會問

振生搬到台北以後的事，振生則會用敏雄的人生接下去應答。他體內的兩個靈魂各據一地，該誰講話誰就跳出來，但是有時難免會有混亂的狀態，當他不清楚自己該是振生或敏雄時候，講起話來就纏纏鬥鬥了。

譬如跟母親講話的時候。敏雄喜歡媽媽，兩個人也相依為命一段很長的日子，振生也喜歡，但是振生是用看女人的眼光去看敏雄的媽媽。

敏雄從小就是個寡言的孩子，乖巧的形象自然不配振生荒誕的年少輕狂，所以將那些不羈寫在日記上，敏雄想偷窺他的媽媽一定瞠目結舌。振生也想寫一點什麼，於是他寫對媽媽的愛慕有時是淫語穢字，有意無意就流露出勾引的意味。

這種話語寫多了，敏雄逐漸覺得，母親看他的眼光不一樣了，甚至是故意要避開他，有時候擔心的問他一點什麼，例如有沒有女朋友啊，學校如何，或者問他過去的國中生活，媽媽照著腦海中的記憶去問：「噯，我記得你國中的時候，國文老師的年紀不是跟媽媽一樣大嗎？」或是「你國中的時候，成績不是都保持前三名嗎？」

敏雄知道媽媽腦中的記憶已經逐漸被振生的日記混淆，也攪成塊狀的巧克力，嚐不出哪個部分是敏雄，哪個部分不是。母親的幻覺比他嚴重，他至少某些時候還能區分哪句話是他說的，哪句話是振生說的，可是母親分不出。（未完待續）

2010/09/27

